

时序入秋，暑气渐消，天地间悄然换了一番光景。本版两篇散文、两首诗作，描摹秋之万千意态，一草一木皆秋语，一景一念是人心。愿读者在文字里，共赏清秋，静听季节深处的回响。

——编者

一枕秋凉 一念自省

■贾海燕

房陵大地的白天，阳光依旧带着夏末的余威，灼灼地铺在柏油路上，蒸腾起一股黏腻湿热的气息。蝉鸣虽已不如盛夏那般聒噪，却仍固执地挂在树梢，仿佛在做最后的挣扎。然而，只要太阳一落山，风便悄然换了性情。晚风拂过面颊，不再裹挟着湿热的闷，而是渗进一丝清冽的凉意，让人从混沌的暑气中猛然惊醒——原来，秋天已经来了。

这种季节的转换，从不是轰然降临的仪式，而是一场无声的渗透。起初只是夜晚开窗时，下意识拉了拉薄被；接着是清晨出门，脚步不自觉地轻快起来，仿佛身体也感知到了空气的澄澈。抬头看天，房县的秋日天空蓝得近乎奢侈，通透得像一块刚被擦拭过的琉璃，云朵则白得蓬松柔软，如新弹的棉絮，悠悠浮在天际。这样的天色，让人忍不住想深呼吸，想把肺腑里积攒了一夏的浊气尽数吐尽，换作满心的清朗。

老家庄稼地里的玉米秆已悄悄染上微黄，像是被谁用极淡的颜料轻轻点过。那黄并不张扬，藏在浓绿之间，羞怯而克制，仿佛在试探季节的深浅。可正是这细微的变化，让人心头一颤：时间，原来从未停歇。

我们总说时间模糊，像雾里看花，看不清来路，也望不到归途。可每当季节更迭，尤其是秋意初现的这一刻，才恍然惊觉——日子竟已溜走大半。春天还在记忆里泛着新绿的嫩芽，转眼却已站在秋的门槛上，望着前方不远处的年尾，心头涌起一阵微妙的恍惚。一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短到仿佛只在几个节气间便匆匆走过，长到回首时，竟想不起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那些计划、那些憧憬，是否还在原地蒙尘？那些忙碌，是否真的充实了生命，还是只是虚度了光阴？

秋天，是个让人清醒又感伤的季节。它不像春天

那般热烈奔放，用繁花与嫩绿点燃希望；也不似夏天那般炽烈张扬，以骄阳与骤雨宣告存在；更没有冬天的凛冽决绝，用风雪封住天地。秋天是温婉的，是沉静的，它不喧哗，不逼迫，只是静静地铺展着金黄与赭红，用清爽的风拂去浮躁，用渐短的白昼提醒我们：该沉淀了，该回望了。

走在清晨的街道上，脚步轻盈，心也仿佛被洗过一般。路边的小贩推着车，吆喝声在清冽的空气中传得格外远；学生背着书包，三五成群地走过，笑声清脆如铃。这一切寻常景象，在秋日的晨光里，竟显得格外动人。原来，生活从未缺少美，只是我们常在匆忙中忘了驻足。

秋天教会我们慢下来。它用一片泛黄的叶，一缕微凉的风，一片澄澈的天，提醒我们：季节在流转，生命在前行，而我们，是否也跟上了它的节奏？

或许，这一年我们确实有些浑噩，有些虚度。但秋天并不苛责，它只是静静地来，带着宽容与理解。它知道，人总会在忙碌中迷失，在喧嚣中疲惫。而它存在的意义，或许就是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我们在凉意中清醒，在宁静中自省。

于是，我在每天上下班途中放慢脚步，抬头看那片蓝得透亮的天，看那缓缓飘过的白云，看那树梢上悄然泛黄的叶。我知道，秋天已经来了，它不声不响，却带着千言万语。

它说：别急，日子还长，但也要记得回头看看。它说：纵然虚度了些光阴，此刻的清醒，便是新的开始。它说：在这温热与凉薄之间，愿你我都能听见季节的低语，听见内心的回响。

秋意初醒，而心，也该醒了。

人间秋韵满庭芳

■尚宏厅

夏热退场，秋姑娘翩然而至。她纤手一扬，把秋色、秋景和秋凉，一股脑儿撒向大地。

她带着调色板，走进城市、乡村，来到我们身边，不经意间调出秋的模样。小区里，果实成熟了，红的、黄的、白的、紫的，看了叫人欢喜。成行成行的桂花树，郁郁葱葱，米粒般橙黄、淡红的花蕊，一串串藏在枝桠间，香气飘逸；柚子缀满枝头，黄澄澄的，有皮球般大小，小孩子摘下玩耍，好不惬意；栗树上，灯笼状的金钱果红若晚霞，在树梢随风摇曳……人们都被满院的秋景陶醉。

院子里，老人们坐在石凳上，聊天、下棋、摸牌，享受秋凉，不再为夏日的炎热烦恼；空旷的场地上，年轻人挥动球拍，切磋球艺，乒乓球来回飞旋，羽毛球上下翻飞，一身汗水，换来一身轻松；一群孩童，在树丛中、花枝间穿梭嬉戏……秋天的院落，成了老少乐园。

天空像一块蓝玻璃，明净高远。我出门去上班，穿过一处红绿灯，途经公园走廊，人行道旁，秋意铺展开来：行道树高低错落，金黄的银杏叶、似火的枫叶，在我眼前晃动；绿化带密织整齐，知名与不知名的小草葡萄道旁，织就一片绿毯；成片的菊花在晨光中绽放。

公园里，人们结伴游玩，散步观景，扭秧歌、打太极，陪伴小孩坐摇摇车、蹦蹦跳跳床，谈笑间尽享天伦。与悠闲的老人相比，一对对身着校服、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步履匆匆，并肩而行，往学校走去，把少年的希望留在晨光里。

周末，我们兄妹一同回老家看望九旬母亲。母亲跟着小弟一家人住在城郊的乡下。回到家门口，只见母亲坐在院落的靠背椅上晒太阳。她跟前卧着两条毛发黝黑油亮的小狗，乖巧地闭眼打盹。见有人前来，小狗睁开眼，忽地起身，摇着尾巴连跑带跳迎上来，“汪汪”叫几声，甚是亲热。

“妈，我们回来看看您了！”

母亲凝神一望，高兴地说道：“又到周末了，回来好，妈盼着你们。”母亲自从腿部摔伤出院后，便一直待在老家静养。母亲望着一院子暖阳说：“坐在这院子里晒太阳，真舒服。”秋光里，母亲安详而平和。

我家小楼背后有一片树林，叶片随着秋风翻卷飘落。房前路下，丁叔承包的一片香樟树，整齐茂密，犹如一道绿色屏障，为家园添上一抹秋意。去年，我们从城里购置了六棵红叶石楠，栽在门前台阶两侧的花池里，如今修剪成球状，叶片由青转红，美观好看。母亲早些年栽种的花椒树有一人多高，枝头上坠着青黄相间的花椒，散发着清冽的香味。

自家菜园里，一片青绿。芭谷穗垂着褐色胡须，腆着圆滚滚的肚子，乐呵呵得脱去外衣，露出金黄的籽粒。瓜秧藤蔓最爱“捞秋”，旺盛得挡不住蔓延的生机。茄子隐在枝叶间，泛着紫光；梅豆角攀着长长的秧子，白里透亮，结得欢实；红薯秧爬满田垄，藤蔓交错缠绕，想来泥土下，已长成胖乎乎、肥嘟嘟的大个头。

连片的田野里，到处是农人忙碌的身影，有的挑粪施肥，有的抡锄刨地，有的在布单上捶打芝麻。“呼啦啦、呼啦啦”，棒击过后，小小芝麻籽成群结队地从“家”中蹦了出来，落在布单上。农人抓一把填在嘴里细细咀嚼，眼角露出笑意。

邻居门前的那棵老柿树，叶子将近落尽，成串的红柿悬于枝头，亮晃晃的，引得路人驻足垂涎。循着山坡望去，山坳里的橘园泛着金黄，掩映着丰收的景象。

“嘎嘎、嘎嘎……”大雁的鸣叫声从天空掠过，渐渐消失在天际。秋的韵味愈发浓烈。

城乡的秋，仿佛有约在先，一同退去青涩，一同展露风姿，由初秋迈向深秋，将所有的美好，留给大地的主人。

作者系十堰市作协会员

秋思

■杨柳青

秋天
踩着历史的脚步前行
苔藓含在嘴里
微笑折入怀中
诗人翻阅一页蜗牛的传说
笔杆骤然凝重
枫叶渴盼
成熟的曲线
串起一叠苦涩记忆
躲进被饥荒挤窄的石缝

岁月
洞穿沉闷
馥起金色山峦
自起跑线疾驰而去
沿着九月丰满的脊
任凭风在谷地呼呼旋动
缩短昼夜的距离
载一片皓月
拭去压抑与朦胧
迸出满天相思豆般的殷红
作者单位：郧阳区水利湖泊局

晚霞

■周海波

我告别的每一个清冷黎明
只为奔赴有你的火热黄昏
你将撕碎的锦缎铺满天空
连绵起伏的山峦河流
如梦如幻的海市蜃楼
飘荡一万年依然相守
离别一万次总能重逢

黄昏披上了羽衣霓裳
柔软的云絮蘸着往事
挥毫在辽阔的苍穹之上
千万个太阳在湛蓝的大海中沐浴
绯红色的梦沉沦在橘色的海洋
那是梵高在罗纳河上泼墨作画
那是彼特拉克写给劳拉诗集中
缱绻滚烫的十四行

傍晚的忧伤是无法说出的心事
年少时的一次邂逅，留下那个
依然心跳的名字
我点燃那片云朵
点燃跳动的火焰
默默燃烧的漫天烈火
化作我总也喊不出的
那一声呐喊

你将灰烬撒在浩瀚的云海
星汉灿烂，照亮回家的方向
无数双失眠的眼睛
架起今夜的鹊桥
想家的孩子跨过银河
追寻那句等了千年的诺言
作者系十堰市作协会员

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163.com